

一只 绣花鞋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系列五

这时候场上黑咕隆咚的，戏台上又敲着震耳的锣鼓，谁也没注意到大根。再说枣花看戏看出了神，不知不觉地就把两只脚都挂到了屋檐下……

悬念推理系列

25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一只 绣花鞋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系列五

25 悬念推理系列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只绣花鞋 / 故事会编辑部编. —— 上海 :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5.8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 悬念推理系列)

ISBN 978-7-5452-1663-9

I. ①一… II. ①故…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4021号

责任编辑: 吕 佳

装帧设计: 周艳梅

责任督印: 张 凯

书 名: 一只绣花鞋

著 者: 《故事会》编辑部编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出 品: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0020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www.storychina.cn)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鸿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8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1663-9/I·655

定 价: 15.00元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545)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 免收邮费(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部

联系电话: 021-64338113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241597

编者的话

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有讲故事的传统。五千年的文明绵延不断，五千年的故事口耳相传，故事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二、创刊于1963年的《故事会》杂志是一本以发表当代故事为主的通俗性文学读物。50年来，这本杂志得风气之先，发表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许多作品一经发表便不胫而走、踏石留印，故而又有了中国当代故事“简写本”之称。

三、50年来，这本杂志眼睛向下、情趣向上，传达的是中华民族最核心、最基本的价值观。

四、为了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阅读最大面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为纪念《故事会》杂志创刊50周年，故事会编辑部特组织出版《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丛书。

五、丛书共分六个板块：悬念推理系列、幽默讽刺系列、惊悚恐怖系列、言情伦理系列、古今传奇系列、社会写真系列。并按系列逐年推出若干部作品集。

六、古人云：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对于喜欢故事的读者来说，本丛书的创意编辑将带来超凡脱俗的阅读体验。

《故事会》编辑部

目录

Contents

危情·疑案

新婚恶作剧·····	2
叫一声“同志”·····	7
恶魔归来·····	12
邪门的小红帽·····	16
亲密伙伴·····	20
箱子里的秘密·····	25
金凤钗和银餐具·····	29
囚车上的遭遇·····	35
钻石大劫案·····	40
决战凯旋门·····	45

神探·谜案

见习刑警的奇遇·····	71
烧钞票·····	77
没有主人的宴会·····	82
一只绣花鞋·····	90
珍珠案·····	96

目录

Contents

真正的杀招·····	103
照片里的秘密·····	108

密谋·奇案

稻革命·····	121
死得好玄乎·····	126
舌头疑案·····	131
陷阱·····	137
锁的较量·····	142
鬼魂告状·····	151
和推磨有关的奇案·····	156
擦亮你的眼睛·····	161

铁证·悬案

花红胜血·····	185
盖错印章的画·····	190
列车上的逃犯·····	195
雾都之夜·····	202
致命的漏洞·····	209
座位号·····	215
谋杀植物·····	222
铁证如山·····	227

危机时刻，有人惊慌失措，有人却在重重迷雾中寻找真相……

危情·疑案

w e i q i n g y i a n





新婚恶作剧

雷伊劣迹斑斑，是监狱的常客。这一次，他费尽心机，偷了一件连衣裙，男扮女装，总算从牢里逃了出来。可是，他前脚刚逃出大门，狱警们后脚就带着警犬追上来了。

雷伊这身打扮，自然不敢走大路，他连滚带爬地穿过一片松树林，暂时把警察甩在后面。可接下来怎么办呢，穿着连衣裙怎么见人？他趴在松树林边上朝外看，顿时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地欢呼起来——原来前面是一个酒店，有一片很大的停车场。雷伊只要抢到一辆车，就能安全逃脱，远走高飞了。

说来也巧，这时正好有一辆“突突”作响的老式轿车开了进来。这辆车已经挺旧了，模样怪里怪气，更滑稽的是，在车的后保险杠上有一

块牌子，写着“新婚大喜”几个字。雷伊可管不了那么多，他估计这种车子容易打火，而且很少装有警报器什么的，正是自己理想的猎物。

车子停了下来，车门打开，里面走出一男一女，果然像是一对新婚的夫妇。他们说说笑笑地跑到车子后面，准备打开后盖取行李。雷伊在心里催着他们快点拿好行李进酒店去，把车留下。但那个新郎却突然停下来，用手抓起保险杠上的那块“新婚大喜”的牌子，大声骂道：“我要勒死我那个兄弟！我们从新奥尔良开到这里，一路上的人看到这块牌子，都把我们当成疯子了！”他喊着，打开行李箱把牌子扔了进去。新娘在旁边笑着问：“你弟弟什么时候把这牌子放上去的呢？我们怎么都不知道？”新郎气呼呼地说：“还不是趁着给我们擦车的工夫，把那块板子贴上去的！他从小就喜欢恶作剧，这次我还以为他发了善心呢，结果狗改不了吃屎！”新娘说：“这个促狭鬼，应该关起来才是！我们回去以后再找他算账吧。”

这时候，远处追捕雷伊的狱警们又赶上来了，狗叫声越来越响。雷伊急得满头大汗。

那个新娘也听到了，问丈夫：“你听，狗叫得很厉害，出什么事了？”新郎侧耳听了听，说：“别管它，咱们进酒店去吧，我都累坏啦！”两个人从行李箱里拿出行李，有说有笑地走进了酒店。

他们刚一进屋，雷伊像是听到了发令枪，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汽车。几秒钟之内他就把车发动起来，开上了公路。听着后面的狗叫声渐渐远去，雷伊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更让他高兴的是，他在车的后座上找到一件男式夹克和一条羊毛毯，他穿上夹克，把毯子盖在腿上，刚好遮住了原来的连衣裙，这下即使有人看见他，也不会产生怀疑了。

一个小时后，雷伊发现油箱快空了，只好开车从大路上下来，准备

找一个修车铺。不久，他在一个小镇边看到一个破旧的加油站，就把车慢慢开了进去，还“滴滴”揸了两下喇叭。

一个穿着法兰绒衬衫和牛仔褲的姑娘从一辆别克车下面钻出来，跑到窗前，问：“需要帮忙吗，先生？”

雷伊瞪了她一眼，没好气地说：“检查一下油路，把油箱加满，快一点儿，我可没多少工夫。”

那姑娘也瞪了他一眼，走到一个车门那儿，从把手上抓过一条纸巾，然后向他吆喝：“你不把车盖弹开我怎么查看油路！”

雷伊一边在心里骂：“死丫头，看我以后回来收拾你！”一边手忙脚乱地在控制盘上找，好一会儿才找到了打开车前盖的按钮。

那姑娘冷冷地看着雷伊忙活，然后慢吞吞地检查了一下油路，说：“油路没有问题，不过油快完了。”说完，她关上车盖，顺手把刚才那条纸巾塞进口袋，转身朝油泵走去，她边走边扭过头又打量了一下雷伊。

雷伊顿时紧张起来，他低下头假装看地图，但心里七上八下怦怦乱跳：莫非这个姑娘认出了自己？她怎么会怀疑我呢？难道是广播里已经播了我越狱的消息，她知道逃犯的长相特征？

雷伊还在胡思乱想，那个姑娘已经走了回来，不急不慢地给车子加好了油，然后又问：“还有事吗？我要关门啦。”

雷伊暗自松了一口气，连忙大声说：“行啦行啦！”

姑娘点点头：“那好，连汽油一共是20块。”

雷伊本打算不给她钱，开车就走。可是转念一想，那样的话，姑娘一定会打电话让下个关口拦住他，这就贪小失大了。于是他皱着眉头，把钱给了那姑娘，然后发动车子重新上路。

可是车子才开上公路没一会儿，油箱里突然发出“噼噼啪啪”的爆响，

然后便停下来不走了。雷伊的心跳到了嗓子眼，他转动钥匙，一次接一次试着发动车子，可是车子就像是死了一样，一动也不动。他怒气冲冲骂道：“该死的！”一边从车里跳出来，想要检查一下车子。

就在这时，警灯闪烁，警笛声声，两辆巡逻车从天而降。雷伊见势不妙，撒腿就跑，但身后的警察开枪向他发出警告，他只好乖乖地停下来站在那儿。一大群警察蜂拥而至，两个警察把他摁住，另一个警察拔下车钥匙，迅速打开行李箱，然后向其他人喊道：“里面什么也没有！”

可是那两个警察并没有撒手，仍然如临大敌般地用手铐铐住雷伊的手腕。雷伊气急败坏地叫骂道：“一定是加油站那个臭娘们告的密！她去弄油的时候给你们打电话了，是不是？她一定是看见了我穿着牢房里的裤子！”

那个警官惊奇地看着他的裤子，说：“不是，凯丽倒没提你的衣服，她不知道你就是那个逃犯。”雷伊简直要气疯了：“那她为什么报警？啊？我的脸上写着坏蛋两个字么？”

这时，刚才加油站那个姑娘凯丽从后面跑了过来，她来到警官身边，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这就是我给你说过的那张条子。”

雷伊发现这张纸条就是刚才凯丽从车门上拿走的那张“纸巾”，原来上面还有字呢。他伸着脖子去看那上面写着什么，霎时脸变白了，只见上面分明写着：“救命！我被绑架！这是真的！”雷伊扯着嗓门喊道：“活见鬼！我根本没绑架过什么人，连个耗子也没有！谁这么缺德啊？”警官朝他喝道：“闭嘴！”

凯丽解释道：“刚才我给这位先生检查油路时，发现这纸条就贴在后车门的把手上。开始我闹不准要不要把它当回事儿，可我真的担心行

李箱里会装着谁的尸体。而且他找了好半天才找到引擎盖开合钮，我就猜想最起码这辆车不是他的，而是偷来的，报警准没错。”

警官呵呵地笑起来：“所以你就给他的油箱里灌了柴油。”

凯丽点点头：“在加油站，我只有一个人，没办法制住他，所以我用柴油代替汽油灌进了他的油箱，等原来的汽油烧完后，柴油流进去，车子就开不动了。可我不明白这张条子是什么意思，难道没有人被绑架么？”

可是雷伊却再明白不过了。这是一个恶作剧！这个恶作剧的作者不是别人，就是那个新郎的弟弟——他在车后贴了块“新婚大喜”的牌子，又在车门的把手上贴了这张纸条，是想和哥哥嫂子开个玩笑，让他们被警察扣下来盘问一番。

雷伊敲着自己的脑袋，恨恨地骂道：“我偷谁的车不好，偏偏要偷这辆要命的老爷车呀！恶作剧，该死的恶作剧！”

（改编：陆建东）

（题图：箭 中）



叫一声“同志”

马海下岗后，考了个驾照，跟着表叔跑货运。这天，叔侄俩到外省一个山区送农肥，完事后，顺便采办了些什么山货。表叔精神很好，见天色刚黑，决定连夜往回赶。马海开了一天车，很疲劳，正好捎的货不多，厢里有空位，可以把篷布叠起来打个铺，美美地睡上一觉。

天色已是黄昏了，车子途经一个小山坳时，车爆胎了，表叔骂了声“晦气”，喊马海下车换胎。这时，从山间小道过来一个小伙子，他有些急切地说：“同志，能搭个便车吗？我要出去打工，这山里中巴少，我没赶上趟。”马海看了他一眼，正想说什么，表叔把嘴里的烟一吐：“行，谁出门没个难的！”

车正修着呢，后面又来了位漂亮姑娘，怯声怯气地对马海说：“大哥，我是来走亲戚的，没赶上车，能不能……”马海还没吱声，表叔又蹦出一句：“上车吧，天都黑了。”

刚换好胎，又走来个背着画夹的中年人，抱怨说：“师傅，我是来

山里写生的，没车了，能搭个便车吗？”马海已经困了，便自作主张地说：“表叔，帮人帮到底，让他上驾驶室挤吧，让那女的靠窗坐。”

一会儿车就开了，马海躺在厚厚的帆布上，车子晃啊晃的他就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久，车猛地一停，接着“砰”的一声闷响，马海被惊醒了：怎么，又爆胎了？刚缓过劲来，听到前面不对劲，赶紧下了车，发现情况比他想得还坏：表叔伏在方向盘上一动不动，两个男的抱成一团，正打得不可开交，那女的在路边草丛里到处扒拉，像是在找啥东西。

马海又惊又急，朝两个男人大喊：“别打啦！”不料两人都说对方是坏人，马海又去问那个姑娘：“这是什么地方？出啥事了？我表叔怎么了？你在找什么？”姑娘紧张地说：“是出事了，我在找东西……”马海气坏了，冲上前去对着姑娘狠狠一推：“你不救人还有闲心找东西？”这么一说，他才觉得自己忘了轻重缓急，应该先去看表叔，谁知跳上驾驶室一瞧，表叔竟然死了，而且是死于枪杀，右脑上有个弹孔！

这一刻，马海吓得脸都白了，就在这时，他听到那姑娘惊喜地叫了一声：“啊，找到了！”马海下车想去问问，只见那姑娘端着一个什么东西对准了他，等马海刚看清那是一把枪时，只见火光一闪，一声爆响，马海觉得胸口猛地一震，他这才明白刚才那姑娘是在找枪。他脑袋一热，发疯般地冲了上去。那姑娘开了一枪后，自己也吓愣了，没来得及开第二枪，被马海一拳打倒在地，把枪夺了过去。

马海有枪在手，胆壮了，他把姑娘押了过来，对那两个人大喝：“都停手，不然把你们都崩了！”两个人乖乖地住了手，马海又说：“你们三个都坐下，我要问话。”枪可不是烧火棍，三个人只得又老老实实坐下了。

马海明白，今天碰到了亡命徒，对这家伙来说，杀一个是杀，杀多了还是杀，枪要落在这歹徒手里，其他的人就别指望活了，想到这里，

马海恶狠狠地警告道：“你们谁想站起来，我就开枪！”

虽说晚上有月光，但也看不出这三个人有啥表情。这时，马海开始问话了：“打工的，你先说是怎么回事！”

那打工的开始说起了事情的经过：二十分钟前，这车上了省道，在一个加油站加油，有一辆对面来的车也来加油，那车上的司机抱怨说：“警察真能折腾，大半夜的还设卡检查，抓什么杀人犯。”当时，打工的发现一旁那个画家脸色突然一变，就开玩笑地说：“那杀人犯不会是你吧？”没想到这么一说，那画家还真的掏出了一把枪，说：“既然露馅了，就陪着走一程吧！”还说只要远离了警察，大家都平安，他逼着马海的表叔把车拐进了一条土路。

打工的心想：“这种人啥事干不出来呀，说不定到哪个背旌里，他就杀人灭口了！”想到这里，打工的就想见机行事。那画家坐在中间，不能两头顾，于是打工的瞅了个空就动手夺枪，哪知被这女的抱住了，马海的表叔赶紧刹车帮忙，就这么一眨眼的工夫，枪响了，子弹打中了马海的表叔，紧接着，打工的抬脚一踢，枪飞出了窗外，女的赶紧下车，打工的也想下车去抢枪，可被画家抱住了，就在这时，马海醒了后走了过来……

打工的讲完，画家开了口：“这故事编得也太离谱了，师傅，你自己就在车上，你信吗？”马海心里想，我当时睡得跟死人一样，知道了还问你们？他对画家说：“你说怎么回事。”

画家说：他因为职业关系，观察人一向很准。一上车，他就感觉“打工的”这家伙不怀好意，一双眼睛老是色眯眯地往姑娘身上瞟，后来又得寸进尺，动手动脚。开始时他和马海的表叔都不知道，听姑娘骂了声“流氓”才明白咋回事。画家想：这车上还有三个大老爷们呢，这也太欺负

人了！他气不过，就推了“打工的”一下，马海的表叔更是要赶他下车，谁知这家伙恼羞成怒，突然掏出一把枪，说：“老子刚才只是想解解闷，现在老子非得玩玩她了！”说着，他逼着马海的表叔往岔道里开。看这样子，这不仅要劫色，还想劫财，说不定还杀人呢！画家虽然害怕，但不想等死，于是找了个机会攥住了那家伙的手，马海的表叔也停车帮忙，不想那家伙狗急跳墙，扣了扳机，打中了马海的表叔，紧接着，画家使劲一拽，这家伙的枪脱手了，飞到了车外，这时，马海赶来了……

画家说完，打工的冷笑起来：“说我的故事离谱，我看你编得更离奇！”马海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们说得都离奇。”现在就剩另外一个证人了，马海一指那姑娘：“你说！”

姑娘说：“画家说的是真的！”话音刚落，打工的突然站了起来，大嚷道：“你不要信她的，我刚才说过了，他们是一伙的！”马海火了，一扣扳机，“砰”，枪还真的打响了，子弹打在地上，他一声怒吼：“坐下，老子说过，谁站起来就打死谁！”

马海盘问了三人，还是没有弄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脑子却更乱了，身子更累了，好想睡觉，突然，他急中生智，说：“你们各说各的，我有办法试，现在，谁敢用手机报警？”打工的急忙声明：“我没有手机。”画家平静地说：“我手机没电了。”女的叹了口气：“我手机欠费。”

巧事都挤一块了，马海并不在意，他继续说道：“我这儿有，你们谁先打？”谁知马海刚从怀里掏出手机，突然觉得不对劲，用手捋捋，上面有个洞，原来刚才那女的一枪打来，是手机替他挡了一下子弹，不然他就完蛋了。马海一想到中枪，胸口突然感觉到异样了，刚才只是麻麻的，现在却像撕裂般的疼，摸一摸，黏乎乎的，全是血，难怪刚才老想瞌睡，原来是血流得太多，他快支撑不住了……

渐渐的，马海感到意识越来越模糊，气也不匀了，再拖下去，自己就先拖死了，干脆赌一把吧，赌输了认命，赌赢了坏人得报应，自己也还有一线希望。终于，他下了决心，用严厉的口气喝道：“你们都把鞋脱了，扔远点！”三人把鞋扔了后，马海又吩咐说：“打工的，你……你过来，穿……穿上我的鞋，拿着……枪……”

两天后，马海醒了过来，发现自己躺在手术室里。后来转到了病房，马海看到有个人走了进来，是那个打工的，马海有些激动，自己赌赢了！

打工的走到病床旁，说：“医生和警察特许我第一个探视，十分钟，我就长话短说了，那个杀人犯和他的情妇已经被抓了，他们在山里躲了两天，还捡了个画夹子冒充画家……我用你表叔的手机报的警……”

马海笑了笑，表示全明白了。打工的又说：“我知道你不能多说话，可有一点我一直弄不明白，当时那种情况下，你为什么选择我呢？”

马海又笑笑，说：“不赌的话，可能就死了；赌输的话，肯定是死了；如果赌赢了，或许还死不了，你看现在，我不是没死吗？”

打工的很不甘心：“别这么绕，既然相信我，总得有个理由吧！”

马海这回不笑了，很认真地说：“你刚说要搭车的时候，叫了声‘同志’，我相信你是好人。”

打工的有些意外，平时他对这个称呼没有多琢磨，在他家里，爷爷、父亲时常是这么称呼别人的，叫了多少年了，他也不知不觉地叫惯了。

打工的走后，马海才想起忘了问他叫啥，不过，警察会告诉自己的，现在，就叫他一声“同志”吧。他在心里默默地说：再见了，同志，一路平安！

(孙新峰)

(题图：王申生)